



走出撒哈拉:马邦库笔下的非洲元素与现代性

□刘成富

2017年,马邦库的小说《明天,我二十岁》被翻译成中文。2020年,他的另一部小说《豪猪回忆录》与中国读者见面。2024年,译林出版社又推出了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关于非洲的八堂课》。近年来,随着非洲文学与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马邦库已成为撒哈拉以南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他的笔下,非洲元素和现代性书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非洲故事的代名词

马邦库是一个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作家,也是非洲法语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迄今为止,他创作了十多部小说和诗歌集,他的叙事常常融合法语、林加拉语(一种班图语)和其他非洲语言,这种叙事技巧生动地表现了非洲大陆语言的多样性和非洲文化的真实性。他的作品特色鲜明,堪称古老的非洲情调与现代社会荒诞特质的完美融合,犀利的笔调中不失趣味横生的幽默。借助口头的叙事传统和民间传说,马邦库将非洲的传统故事、谚语和文化习俗巧妙地编织在自己的作品里。他的作品总是与非洲的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为读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节奏和乡土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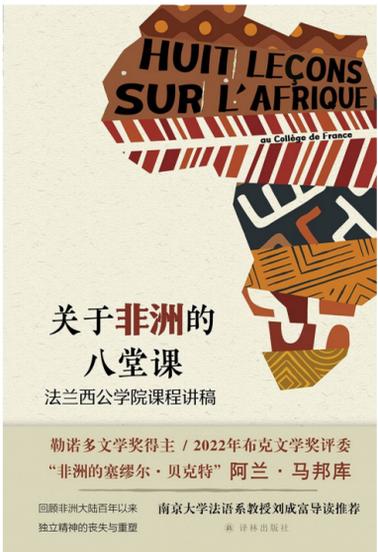
在《豪猪回忆录》中,马邦库惟妙惟肖地描绘了非洲的原始习俗。其中,讽刺和幽默是其叙事风格的一大特色,他用犀利诙谐的笔触深刻揭露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是一头拟人化的豪猪。豪猪以独白的口吻,以猴面包树为说话对象,讲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而这个不幸的遭遇是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的。豪猪成了“邪恶附体”,不仅能听懂人话,还能具备人一样的识字能力。这为整部小说黑色幽默的底色平添了一种神奇的喜剧效果。动物附体的故事来自非洲民间传说,“说故事”的形式也来自非洲的口头文学传统。这部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泛灵论和非洲乡土文学的气息。在这个动物与人共存的世界里,动物成为了体察世界的主体,而愚蠢自大的人反而成为了动物调侃的对象。最令人拍案叫绝

的是有关非洲风俗习惯的描绘:墓地旁的油灯能帮助亡灵照路,尸体能在仪式上指证凶手,祭祀的银鬃子可以用来测谎……一句话,马邦库的笔下充满了泛灵论,所有动植物都被赋予了灵魂,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豪猪会说话,猴面包树会倾听他人的诉说。

在这部作品中,豪猪对人类愚蠢自大的行为冷嘲热讽,对人类的残忍杀戮以及对非洲生态的破坏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倒置展现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动物对人类行为的评价产生了戏谑和讽刺的效果。豪猪告诉我们,在以村庄为单位的人类聚居地,有外乡人和本村人之间。外乡人不能进入村委会,死了之后也不能葬入本地人的墓园。这种区隔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淡漠,而以种群为单位的动物群体,尤其是书中的豪猪则彼此关心安危,提防人类,展现出了极为温情的一面。

马邦库善于在小说中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人物总能体现人性的复杂性。他常常融入元虚构元素与互文性,这种融合创造了一种潜在的对话,使得广大读者饶有兴趣地参与其中。2006年,《豪猪回忆录》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被多家媒体评为最重要的法国年度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就读于白人学校的才子阿梅德。这位才子最喜欢阅读爱伦·坡的作品。不幸的是,他最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被身为“邪恶附体”的豪猪用尖刺刺死。法国《费加罗报》称之为:“风趣、讽刺,充满了文学隐喻。”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用“融合古典法语、巴黎俚语和刚果(布)语中的节拍……巧妙地运用了口述文学和寓言”等评论给予充分肯定。

跟《豪猪回忆录》一样,《明天,我二十岁》讲述的也是非洲大陆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一部自传体作品,作者借助一个叫做米歇尔的小男孩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刚果(布)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在描摹一位少年喜怒哀乐的同时,马邦库生动再现了刚果(布)独立初期黑人家庭的不幸遭遇,让读者领略了20世纪7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关于非洲的八堂课

法兰西公学院课程讲稿

勒诺多文学奖得主 / 2022年布克文学奖评委 “非洲的塞缪尔·贝克特” 阿兰·马邦库

回顾非洲大陆百年以来 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刘成富导读推荐 独立精神的丧失与重塑 译林出版社

《关于非洲的八堂课》,马邦库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5月

在马邦库笔下,故事生动有趣,情节跌宕起伏,难怪有人将他比喻成非洲故事的代名词。

故土记忆与现实体验

马邦库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在高校担任文学课程。2002年,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成为驻校作家,主讲法语文学。2006年,他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聘为法语文学教授。后来,在安托万·孔帕尔的推荐下,他担任2015-2016学年法兰西公学院文艺创作课程的客座教授,成为自2004年以来第一位担任此教职的黑人作家。2020年,法国格拉塞出版社将他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八次演讲材料汇编成册,定名为《关于非洲的八堂课》。从黑人文学的概念到“黑人性”思想,从“巴尼亚”的隐喻之风到马提尼克作家热内·马朗小说《巴图阿拉》,从《非洲存在》杂志到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大会,从民族主义到法国中心主义,从民族文学到政治煽动,从非洲内战到儿童兵,从部族矛盾到卢旺达大屠杀,从非洲文学创作到法国出版发行,马邦库以一种不同常规的方式为法兰西公学院的学生谈论着非洲,谈论着非洲文学。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足以让人消除偏见,并以开放的心态拥抱

弗朗兹·卡夫卡从布拉格走来

□曾艳兵

1883年7月3日,在任卫东教授翻译的施塔赫的《卡夫卡传·早年》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天的:“一个和煦晴朗的夏日,只有微风吹过布拉格老城区的狭窄街巷。”这一天,弗朗兹·卡夫卡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取了一个和奥匈帝国的皇帝一样的名字:弗朗茨。太原这座城市与布拉格有几分相像:古老、美丽,重要的是都有山有水。正如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穿城而过一样,汾河也将太原城分成河东和河西。我们选在卡夫卡生日这天,举行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当然是有特别用意的:意味着新的生命、新的组织诞生了。在卡夫卡出生的这一天,我们的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终于在山西大学成立了。

施塔赫接着说:“这个日子,对许多布拉格人而言意味着不可更改的震惊,对卡夫卡一家则是骄傲和喜悦——那个日子将会获得新的、不同的意义。”卡夫卡出生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体现出来。这个中心的成立对于那些喜爱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意味着兴奋、激动与欣喜;同时,对于山西大学,我们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的全体成员而言,这个日子将会获得新的、不同的意义,深远的意义。

1924年布罗德在《世界舞台》周刊刊发了卡夫卡的“焚稿遗稿”,这可以算是卡夫卡学或世界卡夫卡研究的起点。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的真正起步应该从1979年《世界文学》刊登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算起,迄今45年。这以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发展迅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卡夫卡研究在中国的起步,参与了它的发展,现在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成立卡夫卡中心,或卡夫卡学会、卡夫卡协会是我及我的同行、那些喜爱卡夫卡的朋友和读者,还有我诸多学生多年的心愿。早在2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当我的博士论文决定要做卡夫卡研究时,曾多次请教过叶廷芳先生,其中也商谈并设想过成立卡夫卡中心一事。后因为诸多原因,成立中心一事也就搁置起来了。今天我们这个中心的成立,叶先生没有能看到,这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

我们在卡夫卡逝世100周年、诞辰141周年之际在山西大学成立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具体体现,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主动创新发展的结果;既有偶然因素,更有必然原因。山西大学是百年名校,刚刚举办过122年校庆。山西大学校训的第一句就是“中西会通”。山西大学是我国创设外语学科最早的高校之一,外国语学院前身是1919年开办的山西大学文科英文学类。时光荏苒,百年巨变。今天我们成立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是山西大学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山西大学百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智慧决策,是顺应时代需求、发挥自身特点、推动和促进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说:“我们比以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段话可以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宗旨和目的。今天我们中心的建立便是积极参与研究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努力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卡夫卡是西方的经典作家,但他又是具有悠久犹太文化传统的作家,他还是一个面向东方、崇尚中国文化的作家。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卡夫卡就是研究古今中西文化。以卡夫卡为中心研究中外文学和文化,应该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以卡夫卡为中心的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于是,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心。

中心的成立任重道远,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使命。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有以下三点:第一,打造国内一流的卡夫卡文学与中外文学研究平台,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创建中国卡夫卡学。第二,加强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推动山西大学外国文学学科建设,提升山西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声誉。第三,培养一批具有高水平、国际化视野的中外文学研究人才,为中外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山西大学卡夫卡与中外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动态

“家乡的风声里有全世界的声音”

刘亮程作品中韩共读会在首尔举办



6月27日,“刘亮程作品中韩共读会”在韩国首尔举行。活动由译林出版社和韩国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此次活动围绕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亮程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吸引了来自中韩两国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共同分享和交流。译林出版社于2022年输出的《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此次与韩国读者正式见面。这是“乡村哲学家”刘亮程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村庄》的首个外文版,具有突破性意义。

作者刘亮程现场做了“家乡的风声里有全世界的声音”文学创作讲座,韩国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承镛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孔子学院韩方院长罗敏求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韩文系主任金珍我教授以及韩国书坛子出版社社长姜圣民,《一个人的村庄》韩文版译者、汉学家赵垠,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季钰共同探讨了文学写作和翻译的话题,30多位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青年学生与作者刘亮程分享阅读心得,共同朗读作品选段。

共读会结束后,译林出版社、刘亮程和书坛子出版社签署了刘亮程另一本代表作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的韩文版权输出协议。译林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江苏凤凰教

育出版社联合向韩国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捐赠“刘亮程作品集”“格非作品集”等50种凤凰原创图书。

刘亮程在致辞中说,一个人的村庄并不是

那个村庄只有一个人,是当我在异乡作为一个游子回望自己家乡的时候,我获得了一次重新创造和安排我的家乡的机会。当我回过头去回望村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在了,因为那段岁月消失了,我写的是一段岁月中的家乡”。他感谢韩国书坛子出版社为这本书在韩国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做出的努力,希望书中描述的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能跨越语言的藩篱,引起亚洲乃至全世界读者的共鸣,期待自己的文字像风一样,吹进每一颗热爱自然的心灵。

韩国外国语大学罗敏求教授、金珍我教授对《一个人的村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歌颂人与自然、赞美纯真心灵的不可多得优秀作品。

韩国翻译家赵垠与韩国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韩文系的青年学生分享了本书的翻译过程,并与作者进行关于书中内容的深度交流。

此次活动以“家乡”为主题,从“自然”“世界”“交流”三个关键词出发,探讨了《一个人的村庄》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世界情感,及其深刻人文与自然关怀。(宋 闻)



法国画家爱德华·维亚尔作品